

本文引用: 方懿林, 周祖亮. 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与展望[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4): 764-769.

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与展望

方懿林, 周祖亮*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南宁 530200

[摘要] 简帛医药文献记载了大量药物信息, 早期墓葬出土的多种药物标本与药物器具, 为我国早期药物史梳理、药物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与文物实体。目前学术界对于早期药物研究主要体现在药物体系整理、疑难药名考释、药物应用研究、药物比较研究、药物标本研究五方面, 成果丰硕, 但是还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对于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还应在药物名实考古研究、药物传承研究、药物数据挖掘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同时加强综合研究, 以形成集成性研究成果, 充分发挥简帛医药文献与文物的当代应用价值。

[关键词] 简帛医药文献; 药物; 本草考古; 秦汉医学;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R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5.04.028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medicine research in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FANG Yilin, ZHOU Zulia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530200, China

[Abstract] The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record a wealth of medicine information. Various medicine specimens and pharmaceutical utensils unearthed from early tombs provide rich documentary materials and physical artifact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early medicine history and pharmaceutical archaeology. Currently, academic research on early medicine studies primarily focuses on five aspects: the collation of medicine systems, the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ryptic medicine nomenclature, the study of medicine application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edicines, and the medicine specimen research. Although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future, medicine research in the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should delve deeper into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edicine names and their actual substances, research on the medicin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the medicine data mining. Simultaneousl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duce integrated research outcomes, fully leveraging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artifacts.

[Keywords]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medicine; archaeobotany of medicinal herbs; medicin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search progress

自 20 世纪初以来, 我国各地先后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简帛文献, 其中包含大量医药文献。简帛医药文

献属于应用性科技文献, 长期埋藏于地下, 没有经过后人修改, 真实呈现了我国早期医药文献的原始形

[收稿日期] 2024-1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9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40065)。

[通信作者] * 周祖亮, 男, 博士, 教授, E-mail: zhou3273302@163.com。

态,能够客观反映战国秦汉时期的医药水平与成就,具有特殊研究价值。

简帛医药文献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且成体系的中医药资料,属于中医药源头性文献,其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经脉、方药、房中、导引、病候、针刺、胎产、本草、兽医等。在简帛医药文献中,其方药、本草类文献主要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病方》、周家台秦简《病方》、北京大学藏秦简《病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房内记》《疗射工毒方》《胎产书》5种、天回老官山汉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以下简称《六十病方》)、《武威汉代医简》(以下简称“武威医简”,该书以方药为主,同时还包含少量针灸、日书内容)、阜阳汉简《万物》,以及尚未完整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医简、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医简;此外还有散见的里耶医简、敦煌医简、居延医简、悬泉医简、肩水金关医简、地湾医简、罗布淖尔医简、额济纳医简、张家界古人堤医方木牍、长沙尚德街医方木牍、乌程医简、天长西汉药方木牍、郴州苏仙桥西晋药物简等。同时马王堆竹简房中文献《十问》、天回医简兽医文献《疗马书》也记载了少量药物及用药方法。在这些简帛医药文献中,记载了大量药物学信息,包含药名、剂量、煎制与服用方法、疗效与禁忌等内容。另外,在马王堆汉墓、海昏侯汉墓、南越王汉墓、姚庄坡汉墓、满城汉墓等秦汉墓葬出土了数十种药物标本与较多药物器具,为早期药物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实物。

中医药学界历来重视疾病与药物的源流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武威医简、马王堆医书等大宗简帛医药文献的相继发掘出土,中医药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学者对简帛医药文献记载的药物开展了多视角研究。近年来随着“本草考古”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1],学界已有大量本草考证与考古的研究成果,但是部分成果尚未充分关注简帛医药文献等早期出土文献的药物学信息,或者对简帛医药文献记载的药物语焉不详。为了使学界更清晰地了解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联系秦汉墓葬出土药物标本的考古成果,简要梳理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并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

1 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及述评

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学信息主要见于方药、本草文献,其药物来源广泛、性质繁杂,药物称谓词语古奥、形式多样,药物应用方法与程序相对简便。而且秦汉墓葬还出土了植物、动物、矿物等药物标本和各类药物器具。这些早期出土医药文献与文物,引起了中医药研究者的积极关注与探讨,目前对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药物体系整理、疑难药名考辨、药物应用研究、药物比较研究、药物标本研究五方面。

1.1 药物体系整理

战国秦汉时期,用以入药的物质来源范围广,药物性质非常繁杂。据笔者统计,目前已整理出版刊布的简帛医药文献共记载了800多个药物名称,表示近500种药物。研究者或对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进行分类整理,或对某类药物作出系统论述,初步构建了简帛医药文献药物体系。张显成^[2]《简帛药名研究》汇集了717个简帛药名,按照药物基原分类,明确它们表示420味药物。方成慧等^[3]《简帛医药词典》收录了2015年前已整理出版的简帛医药文献721个完整药名、54个残损药名,列出每个药名在简帛医药文献出现的频次与具体出处,对药名进行训释。尚志钧^[4]《〈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分矿物药、草类药、谷类药、菜类药等15类,对《五十二病方》所有药物称谓进行集中描写、考释与辨析。马继兴^[5-6]发表系列论文,分矿物、植物、动物、器物、待考等5大类对马王堆医书记载的药物进行详细描写与数量统计,并归纳其药物学成就。另外还有10余篇论文对简帛医药文献某类药物进行系统论述,如刘利娟等对《五十二病方》的酒、醋、蜜、人尿等8种液体药物辅料作了探讨^[7]。

1.2 疑难药名考释

简帛医药文献距今年代久远,文字古奥,词语古朴,其记载的药物既有规范称谓,也包含大量药物异名,还有许多药名不见于传世文献,属于药物古称。研究者从中医药学、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对简帛医药文献的疑难药名进行考辨,探讨药物的名实关系,以解决文献释读难题。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尚志钧《〈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等专著包含了大量疑难药

名考释结论,另外各类简帛医药文献药名考释论文数量已有数百篇,这些成果对简帛疑难药名作了详细分析,考察其命名理据,为简帛医药文献的释读理解与药物考古研究清除了多重障碍。“量簧、杜虞、予木、石番、盼膊、男子恶、走兽泉英”等大量仅见于简帛医药文献的疑难药名均已有人令人信服的考释成果。近50年来,附有简帛药物考释内容的整理文本不断问世,特别是马王堆简帛文献的重新整理成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及其修订本(以下简称《集成》)相继出版,补充与纠正了马王堆医书的原有释文,明晰了部分疑难药名。例如《五十二病方》“毒乌豕(喙)”篇在原整理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药名“产齐赤”,《集成(修订本)》根据帛书图版与已有研究成果对比改释作“产齐(齏)赤豆”,表示粉碎后的新鲜赤豆^[8],修订后的释文解决了学界围绕该处药名争论多年且久未解决的难题。但是,目前对于简帛医药文献疑难药名考释仍存在一些难点,如马王堆帛书《养生方》、天回医简《六十病方》的医方均记载了矿物类药名“莫石”,该称谓具体指代何种药物,学界还没有明确的考释结论。

1.3 药物应用研究

简帛医药文献各类医方对于药物的应用实践,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的处方施药经验和用药水平,研究者主要从药物应用规律方面进行分析论述。简帛医药文献的方药、本草文献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对于药物的应用已有丰富经验,对药物功效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在组方用药上体现了“随证加减”的辨证论治思想^[9]。潘少骅^[10]考察了《五十二病方》对活血化瘀药的运用,指出其药物配伍体现了益气活血、养阴生津活血、散寒活血等多种活血化瘀方法。戴子凌分析了马王堆医书方药证治的规律,认为它在组方上已有随证增减药物或药量的辨证论治思路,此外又从治疗疾病的方法、用药规律的角度剖析马王堆医书处方用药临证实践经验特色^[11-12]。段祯等^[13]指出武威医简医方的组方用药具有方小药精、表里兼顾、寒热并用、攻补兼施、随症加减等特点。罗琼等^[14]通过对老官山《六十病方》药物配伍的分析,统计《六十病方》已出现“姜-桂”组合的医方约70首,指出这些医方与张仲景《伤寒论》的相关医方存在较大相

似性,认为两者存在渊源关系。王一童等^[15]讨论了《六十病方》治消渴诸方的药物使用规律,认为其在药物使用上有“辛苦同用,寒温相伍”的特点。张雨燕^[16]全面考察了简帛医药文献使用“桂”类药物的医方,发现简帛医药文献治疗伤寒、痹证、虚劳等疾病的医方普遍使用桂、姜、蜀椒、乌喙等温热之品,并且已形成比较固定的药物组合。

1.4 药物比较研究

在简帛医药文献内部,因成书时间、出土地域不同,各批方药文献的药物称谓、药物配伍存在差异。研究者曾将阜阳汉简《万物》、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的药物进行比较,探讨不同医书的药物学成就^[17]。随着天回医简《六十病方》的出土,学界又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和中浚等^[18]通过对《五十二病方》与《六十病方》的比较,发现两种医书的药物名称大多相近,但后者在方药配伍方面更有规律,与传世医书的关联性更强。赵怀舟等^[19]比较了《六十病方》与武威医简,认为两种简帛医书的主要药物名称、功效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六十病方》的药物内容更丰富,但是武威医简在药物临床应用上更成熟。夏洽思^[20]将马王堆医书与其他简帛医药文献、早期传世医药文献的药物进行比较梳理,认为马王堆医书在先秦两汉药物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刘利娟等^[21]对《五十二病方》与武威医简的药用液体辅料名称、功效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其临床运用源流。刘雨濛^[22]运用数据挖掘方式总结《五十二病方》与《六十病方》方药配伍规律,认为两部医书在用药方面具有较大重合性,但是《六十病方》已形成较多的药对固定搭配。鲁涛^[23]对不同时期的简帛医方药物应用规律作了综合考察,指出早期药物配伍经历了药物种类逐渐丰富、剂量日趋精确的发展过程。

1.5 药物标本研究

伴随着简帛医药文献的重新发现,部分秦汉墓葬还出土了各类药物标本。其中马王堆汉墓、海昏侯汉墓既发掘出了简帛医药文献,又保存了药物标本;南越王汉墓、姚庄坡汉墓等出土了多种药物遗存物。研究者对这些早期药物标本进行鉴定、考证、实验等多视角探讨。谢宗万^[24]考察了马王堆汉墓出土9种

药物标本在历代本草文献的称谓、种类、药名变迁,以及药名与具体药物的对应关系。刘丽仙^[25]将马王堆三号汉墓药物标本与现代药物标本等进行对照鉴定,以判定汉墓各种药物的实际品质。郑志学等^[26]选取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夷、桂皮、高良姜、佩兰、花椒等5种熏香类药物标本相同品种进行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药物能使人体呼吸道分泌较多SIgA,提高呼吸道免疫功能,从而起到“驱邪辟秽”作用。彭华胜等^[27]通过实验分析海昏侯汉墓的药物标本,认定是地黄炮制品,并据此探讨汉代药物炮制工艺。郑洪、张如青等^[28-29]分类列举出土的先秦两汉药物标本、药用器具,分析各种药物与相关器具的用途,以此讨论“医药文化物证”的可能性。

综观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的现有研究成果,虽然学界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分析,形成丰富的研究结论,但是还存在以下3点不足:

一是药物考古研究比较薄弱。简帛医药文献记载的药物性质复杂,部分药物能够与秦汉墓葬等遗迹出土的药物标本相互补充、对应。虽然研究者已对马王堆汉墓、海昏侯汉墓的药物标本作了考察与相关实验研究,但是成果数量较少,其中缺乏对简帛医药文献所载药物的考古成果,还没有很好地联系出土的具体实物和各类动植物名实考辨研究成果,来对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进行系统考证。

二是药物传承研究仅有零星成果。简帛医药文献是目前所见成书时间最早的中医药文献,它们与传世医药文献的医方药物存在明显的传承印迹。如尚志钧已对《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肘后备急方》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早期药物的渊源与流传脉络^[30-32]。但是现有成果仅限于少量医方药物的源流探析,不能全面反映战国秦汉至后世的药物称谓、具体应用的传承演变关系。

三是简帛药物数据分析不够深入。简帛医药文献清晰反映了中医方药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略到精细的发展轨迹。特别是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天回医简《六十病方》、武威医简记载了较多带有明显标记的秘方和经验方,说明当时在药物应用方面已有成熟经验,简帛方药包含丰富医药理论,已呈现比较明显的规律性。对于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配伍规律

与早期应用实践,虽然已有部分数据分析成果,但只是对少量医方药物的简要分析,尚不能提供全面翔实的药物数据信息。

此外,简帛医药文献药物数量多,涉及内容广泛,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虽然学界已有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尚志钧《〈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等综合性成果问世,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对所有简帛医药文献药物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集成性成果。

2 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展望

简帛医药文献作为早期医药形态的主要载体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为我国早期药物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资源。鉴于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现状与不足,今后应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在药物名实考古研究、药物传承研究、药物数据挖掘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加强综合研究,以形成集成性研究成果。

2.1 药物名实考古研究

通过本草考古,可以厘清药物的流传轨迹与发展脉络,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33]。我国早期的药物称谓比较古朴,存在较多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需要利用“二重证据”(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三重证据”(二重证据加出土文物)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对简帛药物进行系统的本草考证,以明晰药物名称与实物的对应关系。由于简帛医药文献成书时代距今久远,其记载的药物选取材料、炮制方法在后世或已发生变化,当时的药物形态与现代药物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因此需联系出土的各种药物标本及各类动植物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运用现代设备进行鉴定分析,或者对照古代制药工艺,对简帛医药文献中的相关药物进行复原研究,以探明战国秦汉某些药物的具体形态。例如海昏侯汉墓出土的一盒药物标本,经科学鉴定,确定属于天目地黄,其形态也与《本草图经》地黄的描述相一致^[27];并且以该药物标本为参照,进行米蒸地黄炮制实验,以复原西汉对地黄的炮制工艺^[34]。

2.2 药物传承研究

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来源非常广泛,除少量药物未见于传世文献外,大部分药物在后世医疗实践与本草文献中得以保存与流传。其药物剂量、制作与使用方法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需要综合运用中

医药学、文献学、历史学知识,做好早期药物源头的梳理,对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称谓与具体应用的流传演变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探溯中医药物的源头,厘清早期药物在后世的流传发展脉络,以丰富与补充药物史。例如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称谓“桂”共计76例(包括“美桂”3例),但没有牡桂、桂枝之分;“术”共计20例,却没有白术、苍术(或称赤术)之别;“芍药”共计21例,也无白芍、赤芍之分。这些简帛药物称谓虽然比较笼统,但是真实反映了当时药物的使用与称谓状况,同样可以为中医药物史、药物传承研究提供早期文献例证。

2.3 药物数据挖掘

已公布的简帛方药文献现存约700首医方^[35],除祝由方外,其余绝大部分属于复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数据库理论与方法,建立简帛医药文献医方、药物数据库,对药物的配伍应用进行数据挖掘和药理分析,探析简帛医药文献方药配伍规律、药物应用特点与关联规则,明晰战国秦汉时期的临床用药特点,总结简帛医药文献的药物理论以及古人处方施药经验,探明早期中医药临床应用水平,为现代中医临床研究与药物应用实践提供具体的参考信息。例如简帛医药文献记载了近80首含“桂”类药物的医方,根据用药关联规则分析,其中“姜-桂”在二味药关联规则中占比最高,“姜-蜀椒-桂”在三味药关联规则中占比最高^[16],据此可以探究早期医方“桂”类药物的用药配伍规律。

另外,进行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还需及时关注新出土的文献文物资料。近年来,我国各地又陆续发掘了多批简帛医药文献,其中包含数种方药、本草文献。在这些新发现的简帛医药文献中,记载了大量药物信息,包含多个未见于其他简帛文献的药物称谓。2022年出版的天回医简《六十病方》记载了约170种药物,包含“黄牡牛弱(溺)、羸羊角、梓(卒)飴”等简帛医药文献新见药物,胡家草场西汉医简记载了“香脂、美沐(沫)、囊草本”等新见简帛药物称谓,另外还有较多药物异名。研究者需及时将这些新材料纳入简帛医药文献药物研究范围,以形成更全面客观的研究结论。例如马王堆《养生方》“走”篇有药物名“非廉”,帛书整理小组认为是动物药“蜚蠊”

^[36],但是《六十病方》载有植物药名“非廉华”(读作“飞廉花”),“廉”通作“廉”,可以证明《养生方》的“非廉”应当指植物药飞廉。《神农本草经》谓飞廉“主骨节热,胫重酸疼;久服,令人身轻。一名飞轻”^[37],与《养生方》“走”篇主治相符合。

3 结语

中医药学界注意从古代医学文献中寻找线索,进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丰富成果和良好成效。可见,中医药古籍能够为现代医药的开发研制、创新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因此,简帛医药文献药物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值得研究者关注,以充分发挥其古为今用的价值。

近年来,简帛文献材料还在不断被发掘出土,也包含了新的简帛医药文献和药理学信息。例如2004年郴州苏仙桥出土900余枚西晋简,其中就有2枚药物简。另外,北京大学2009年收藏的西汉医简、2018年出土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医简等简帛方药文献也尚未完整公布。可以预见,随着简帛医药文献新材料的相继出土和整理公布,将为学界对于早期药物研究提供更多文献文物资源与史料信息。

参考文献

- [1] 黄璐琦. 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 从本草文献考证到本草考古[J]. 科学通报, 2018, 63(13): 1164-1171.
- [2] 张显成. 简帛药名研究[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4-35, 53-72.
- [3] 方成慧, 周祖亮. 简帛医药词典[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90-121, 136-138.
- [4]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21: 312-315.
- [5] 马继兴. 马王堆汉墓医书的药理学成就[J]. 中医杂志, 1986, 27(5): 57-60.
- [6] 马继兴. 马王堆汉墓医书的药理学成就(续)[J]. 中医杂志, 1986, 27(6): 59-61.
- [7] 刘利娟, 周德生, 胡华, 等. 《五十二病方》液体辅料研究[J]. 环球中医药, 2021, 14(8): 1411-1415.
- [8] 湖南博物院,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修订本: 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4: 267.
- [9] 陆巧, 周祖亮. 试论简帛医书方药文献的辨证用药特色[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10): 1621-1625.
- [10] 潘少骅. 《五十二病方》活血化淤药初探[J]. 中医药学报, 1990,

- 18(2): 14-15.
- [11] 戴子凌. 马王堆医书方药证治规律研究[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0: 13-14.
- [12] 戴子凌, 雷霆, 赵群菊, 等. 马王堆医书方剂用方特色及其价值研究[J]. 中医药学报, 2019, 47(6): 13-17.
- [13] 段 祯, 王亚丽. 《武威汉代医简》组方用药特点探析[J]. 中医杂志, 2012, 53(2): 170-172.
- [14] 罗 琼, 顾 漫, 柳长华. 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释名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 2018, 43(19): 3979-3983.
- [15] 王一童, 李继明, 贾 波. 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治消渴诸方组方用药特点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5): 1785-1787.
- [16] 张雨燕. 简帛医书“桂”类方药文献整理与研究[D]. 南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0: 77-85.
- [17] 周祖亮, 张显成. 简帛医籍药物学研究概述[J]. 中药材, 2012, 35(4): 657-661.
- [18] 和中浚, 李继明, 赵怀舟, 等. 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比较研究[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4): 22-34.
- [19] 赵怀舟, 和中浚, 李继明, 等. 成都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的比较研究[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5): 4-9.
- [20] 夏洽思. 马王堆医书方药学传承脉络研究[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6: 7-36.
- [21] 刘利娟, 周德生, 童东昌. 《武威汉代医简》与《五十二病方》液体辅料应用对比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22, 35(2): 32-35.
- [22] 刘雨濛. 基于数据挖掘探析《五十二病方》与《六十病方》方药配伍规律[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1: 8-25.
- [23] 鲁 涛. 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医方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5-86.
- [24] 谢宗万. 一号汉墓出土药物的本草考证[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第2辑, 1981(2): 87-92.
- [25] 刘丽仙.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药物鉴定研究[J]. 考古, 1989(9): 856-860, 871-872.
- [26] 郑志学, 叶自隽, 童葵塘, 等. 仿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中草药的实验研究[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0, 14(6): 35-38.
- [27] 彭华胜, 徐长青, 袁 媛, 等. 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木质漆盒内样品鉴定与分析[J]. 科学通报, 2019, 64(9): 935-947.
- [28] 郑 洪, 应艳新. 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涉药物物品研究述论[M]/陈玉梅, 江凤艳. 中医药历史与文化: 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334-355.
- [29] 张如青, 郑 洪, 应艳新. 先秦秦汉出土医药文物研究概述[J]. 中医药文化, 2023, 18(3): 201-208.
- [30]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第1辑, 1980(1): 12-15.
- [31]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与《肘后方》勘比分析(上)[J].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89, 1(1): 44-47.
- [32]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与《肘后方》勘比分析(下)[J]. 中医临床与保健, 1989, 1(2): 45-47.
- [33] 彭华胜, 袁 媛, 黄璐琦. 本草考古: 本草学与考古学的交叉新领域[J]. 科学通报, 2018, 63(13): 1172-1179.
- [34] 吴梦茜, 朱 慧, 南铁贵, 等.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米蒸地黄炮制工艺的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22, 47(6): 1567-1572.
- [35] 周祖亮, 方懿林. 简帛医药文献名家经验方探略[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6): 377-382.
- [36] 湖南博物院,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修订本: 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4: 62.
- [37] 吴 普, 等述. 孙星衍, 孙冯翼, 辑. 神农本草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1.

(本文编辑 许 盈)